

【姬屋藏郊】离别意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1257143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1257143>.

Rating:	Mature
Archive Warning:	Underage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发郊, 姬屋藏郊
Character:	姬发, 殷郊, 姜文焕 - Character, 姜太公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10-31 Words: 7,482 Chapters: 1/1

【姬屋藏郊】离别意

by [Theodoresky](#)

距离殷郊第二次死亡刚刚过去七天，新的天下共主被东伯侯抓到在城墙上喝酒。

姬发讪讪抓抓脑袋，往边上挪出个半个身位，东伯侯也就假装不知道他腹部有一道几乎把他切开的巨大伤口。“喝吗？”姬发把自己的酒罐子递给他，“我和殷郊偷偷埋在墙根下的，别人都不知道。”

姜文焕接过来，酒坛早就见底了，最后一口倒进喉咙，辣穿肺腑。空酒坛被抛下土城墙，他胡乱用袖子抹了抹嘴巴，过了一会儿又抹了抹眼睛。姬发不看他，视线远远落到土褐长路之外，悠悠哼起一首歌来。

商周之际，后世所谓的头七仪式还未成形，新生的周王朝也不允许国主大肆祭奠旧王朝陨落的太子。一坛空酒，一曲离人歌，道不尽多少欣喜与悲哀。

姜文焕想叫姬发别唱了，但开口却是应了姬发的调子。姜文焕替自己辩解，这个氛围下，飞过两只大雁也得嘎嘎两声，怪不得他。

死去的人恒久死去，活着的人恒久悲伤。姜文焕眯起眼睛，假装是飞沙顽皮，弄得眉间酸胀。

“别装了。”姬发推他肩膀，差点没把他推下墙去，姜文焕长腿一伸撑住自己，千战千胜的东伯侯险些没下意识一巴掌还击，只听姬发说：“是真的有人来了。”

姜文焕赶忙抬头，黄褐色的土路上一辆驴车慢慢悠悠，驾车的人丝毫既不拉缰绳也不持马鞭，就这么不紧不慢挪到城墙脚下。“尚父，”姬发跳下城墙，与其说扶老人下车不如说把老人拎下了车：“一路辛苦。”

话还没说完，手已经朝着车门去了。姜太公虽老，动作却敏捷，一巴掌拍在姬发的手背上，两撇雪白的长胡子吹得笔直：“手别动，话我得先说在前头。”

“您说，您说。”姬发揉着通红的手背，低下头，一双圆琥珀似的眼睛含着歉意，堂堂天子又温驯得像雪龙驹。

太公把胡子捋了下去，手往身后一指，压低声音道：“人是给你带回来了，但只能留三年。”

“三年够了。”姬发立刻笑了，晚霞在他眉间跳动：“我也就只能活三年，正好。”

这一巴掌打在姬发脑门，太公的眼神又是气又是痛，气他蛮不在乎，痛他英年早衰：“还有呢。”

姬发揉着脑门：“您说，您说。”

“之前那一刀伤了神，这回一箭伤了魂，必须得好好休养，不然做不成神仙不说，人也当不得。”姜太公怕姬发又打断，一口气不停：“我师兄广成子为他重塑身躯，殷郊如今只有十岁，你得重新抚养他长大。”

姬发和姜文焕双双愣住。姜尚就知道他二人如此反应，转身拨开车门铜扣。十岁的殷郊抱着玉琴躬身而出。脚还未沾地，姬发握着他的脚踝又把他塞回车里。

“你什么毛病？”姜文焕伸出去扶人的手没有姬发快，只见姬发迅速按住车窗不让里头人打开。姜文焕记得殷郊绝对不是什么好脾气受得了这糊里糊涂的人，果不其然，小拳头哐哐砸车壁的动静惊起草丛里两只休憩的耗子。

姬发下巴一扬，姜文焕顺着看去——大战之后的朝歌城像是喝醉了跌倒顺势就往泥潭里一躺的泼皮，银靴子铁靴子东走西顾踢踏作响好似鼙声如雷。这可不能让十岁的殷郊见到。姬发眼睛转动，虚张口形：“你和他说话。”

姜文焕也不出声：“说什么？”

“还没到地方，请他少安毋躁。”

“你怎么不去？”

“你可是东伯侯啊！”突然有一句话出声了，倒是把姜文焕和姬发吓了一跳。姜太公摘下斗笠，让出驾车的位置，笑眯眯地说给车里人听。

“舅舅？”小殷郊略带疑惑的声音脆生像是火烤竹子。是了，殷郊其实没见过姜桓楚，只知道他母亲出身东鲁姜氏，东伯侯自然是他舅舅。猛然升了辈分的姜文焕有苦难言，悄悄推开一条门缝，笑得比哭还难看：“舅舅在呢。”

姬发差点没笑背过气去，一不小心牵动伤口，好一阵龇牙咧嘴。

你笑你笑让你笑，不是不报时候未到。姜文焕冲着天子翻了个白眼。

他的诅咒应得特别快。殷郊才十岁，他的记忆也停留在好多年前，那时候天下共主还是帝乙，殷启尚为太子，征召质子的政令刚刚下发，姬发还没有到朝歌。

“他是谁？”殷郊靠着姜文焕，指着姬发满脸疑惑。

看见姬发完全愣住的样子，姜文焕恨不能仰天大笑，但他还要保持自己的形象，手搭在殷郊的肩膀上：“他是西伯侯——”

“你的亚父。”姬发把铜盆放下，从热水里捞起的葛布手巾绞干，握着殷郊的手腕擦他的手心。

姜文焕险些没咬到自己的舌头。亚父，仅次于父亲，果然论起不要脸谁能比得过姬发，脸不红心不跳的。“亚父？”殷郊明显不大相信，他活了小十年，还从没听过这么一号人，只能抬头看姜文焕。

姬发也看姜文焕，照例是笑眯眯的。姜文焕背后冒了两大颗汗珠，一个谎言要用很多个谎言去圆，苍天在上，他姜文焕不擅长说谎：“西伯侯是你父亲都尊敬的人，你要尊称他一声

亚父。我们此去……”

“西岐。”姬发说。

“我们此去西岐多仰赖西伯侯照拂。”姜文焕咬牙把话说完。

殷郊似懂非懂，他仍然不明白为什么要离开朝歌去西岐，为什么舅舅不照顾自己反而要让西伯侯来，只是他的精力不足以支持他多想。殷郊揉了揉眼睛，显然又困了。姬发捉住他的肩膀，替他脱去外衫，又托着他的脑袋让他躺在自己的大腿上。

因为神魂俱伤，殷郊需要大量的睡眠来修养。姬发看殷郊的眼神让姜文焕打了个哆嗦：“你这是想给人当父亲的样子吗？”

姬发手遮殷郊的眼睛，柔声道：“当然。我真的希望他是我的孩子。殷寿根本不懂如何珍惜他。”

难道你就懂吗？姜文焕想问，但明智地把这个问题咽回肚子，看姬发叫来了内侍。传天子的命令，所有随侍殷郊的宫人一律称天子为西伯，称殷郊为殿下，称镐京为西岐，不得有错。他们不会想知道若是出了差错将有什么惩罚等待他们。

新宫殿旧庭院，姜文焕看姬发精神抖擞亲自安排殷郊的住处，既要有槐花，又得种梧桐，外头早换了七弦琴，姬发指挥人将五张弦放置在槐花树下。“怎么样？”天子兴致勃勃问东伯侯，“和殷郊小时候住的地方像不像？”

“其实不必那么像。”姜文焕有意泼他冷水，“他是去西岐的，又不是回朝歌。”

姬发懒得理他，或者说现在的姬发懒得理除了殷郊之外的所有人，每天上完朝急匆匆去殷郊的住处。他的小殿下才刚起，一头乌黑的长发垂在身后，手指抚弄琴弦。他弹得远算不上好，只能说流畅，但姬发听来不啻天籁。失而复得折腾两回，姬发才了悟半点爱的本质——原来是一种贪婪。

“啊！”殷郊短促叫了一声。姬发浑身汗毛炸开，战士的本能令他登时抽剑起身，却又四顾茫然。天下都是他的，哪里还有他的敌人？他收剑回鞘，慢慢坐回去，对上殷郊的那双澄澈黝黑的眼睛。殷郊含着被琴弦割伤的手指，眉宇间聚着一点稀薄的愠怒：“亚父做什么老看着我。”

“因为你看。”姬发说。

殷郊知道自己生得好，但是从未被人如此直白地夸赞，一时间手足无措，偏偏姬发还作无事人的样子，替他拂去琴弦上的落花。

姬发知道不能逗得太过，殷郊脸皮薄，到时候恼羞成怒就不好玩了。他不动声色转了个话题：“这几日天气晴好，想不想出去打猎？”

殷郊一个“想”字须配上左右近侍二十万分的繁忙。围山框林，驱虎逐兽，再赶制旧旗百张，大张旗鼓又偷偷摸摸地出行。殷郊的闪电早没了，姬发给他选了一匹上好的青骢马，又安流苏金镫鞍。少年郎没有不喜欢鲜亮颜色的，殷郊虽然面上极力不显出高兴神色，那双眼睛却藏不住事情，流光溢彩。

春天还是那样的春天，但是姬发已非当年八百质子挣头筹的姬发。他不近不远跟在殷郊身后，看着殷郊拈弓搭箭，那样的美丽、那样的充满生机。又射下一只雁，殷郊回头，汗水打湿了他额头几缕散发：“亚父，来呀！”

姬发，来呀！

旧日的声音如同一支箭命中姬发眉心。他忍不住弯腰捂住腹部的伤口，剧痛令他眼前一片

模糊。“亚父？”殷郊的声音似乎从很远的地方传来。

“无妨。”姬发强撑着直起身体，勉强一笑。谁知殷郊并不在他眼前。姬发千挑万选的青骢马失了控，朝着树林深处狂奔。“殷郊！”姬发夹马肚追上。他们一前一后去得太快，其余人都被他们甩在身后。

不知跑了多久，青骢马终于跑不动了，喷着粗气绕着一棵大树打转。时不时低头吃几口草。殷郊伏在马背上，似乎已经失去知觉。姬发紧赶慢赶只赶在殷郊落地之前冲上去给他当肉垫。

“陛下！”

等侍卫找来，姬发已经处理好自己受伤的右手，正托着殷郊下巴给他喂水：“谁训的马？”他语气平静得叫人不安：“从重罚。”

侍卫们不安地交换眼神，周天子却已经抱起昏睡的殷商小太子。成年后的殷郊高大英武，如今不过一个软绵绵的孩子，姬发搂着他上了自己马，一路小心到行宫。

说是行宫，不过几间宽阔的茅草屋，姬发带的人太多一时住不下，令一多半人赶回镐京王宫传唤医官。殷郊夜里发起烧来，姬发守在床边寸步不离，听他胡乱道：“亚父？姬发呢？姬发他还好吗？姬发……”

那是姬发刚入朝歌没有两年的旧事，殷寿带质子们春猎。谁知天降大雨，一头黑熊把他们逼进悬崖附近的一个山洞。姬发扭了脚，实在走不得路，殷郊勉强生了火，两个人靠着挤了一夜。第二天王家侍卫找到他们，殷郊回去就发了烧。

他想起一点往事来了。姬发按住他的手，把他抱在怀里：“姬发在这儿，姬发没事，姬发在这儿，姬发没事。”

殷郊放下心来，热乎乎的气息喷得姬发耳朵发痒：“亚父，我这是在哪儿呢？”

“你在西岐。”姬发轻拍他的背心，“你生了病，大王送你来西岐养病。”

殷郊这场烧断断续续折腾了半个多月才完全好。姜文焕再见到他总觉那里有点不对：“他不是长高了？”

青纹蟠螭的下裳似乎短了边，露出一截线条优美的脚踝。殷郊屈膝抱腿在胸前，医官给他的小腿上的药。他最近迷上了练武，腿上总是一片片的青紫。“是长高不少，差不多有十二岁了。”姬发还穿着朝服，眼神一丝不错给姜文焕：“尚父说他只能留三年，又说要我抚养他长大，起初我不明白这什么意思，现在想通了。他会在这三年内长成你我熟悉的那个殷郊，接着，他上他的碧落，我下我的黄泉。”

“什么？”姜文焕以为自己听错了，扭头去看姬发。周天子面色平静，嘴角边还有一丝笑意。

他怎么还能笑得出来？

“这不是还有两年多吗？”姬发说。姜文焕拿不准这是姬发真实的想法，还是他在安慰他自己。但无论哪一种，如今君臣有别，姜文焕都不能往下猜。

姬发又做噩梦了。

他梦里殷寿扼住殷郊的喉咙。“姬发，我输了，但你也没赢！”疯狂的末代君主大笑着，苏妲己的黑发化作泥沼，玄鸟哀鸣着下陷。姬发伸手去抓殷郊，手只摸到一把血红的朱砂。

冷汗潸然，姬发呼吸急促，急忙朝身边摸去，入手处却一片湿滑冰凉。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姬发赶忙点亮油灯移至床边。只见殷郊满脸泪痕，哭了不知道多久。见了光，他抓住被子往脸上盖，不许姬发看。

同床，原本是殷郊生病姬发不放心，要支一张小榻在殷郊床边上。殷郊见他那么高大一个人缩在竹榻上，又劝不动他回去，只好别别扭扭问要不睡一块得了。姬发就等他这么说呢，殷郊病好了想着要分开，姬发夹住他作乱的腿，一副疲倦得马上要睡过去的架势：“别闹，明天还上朝呢。”

“上朝？”殷郊狐疑。

姬发发觉自己说漏嘴了，只能硬圆：“诸侯乃一方之主，上小朝处理琐碎事务——快睡吧。”

总算殷郊向来好哄，没有追问。

“怎么了？”姬发放下灯台，手摸进被子里，只觉殷郊周身冰凉。该给他添被子了，姬发一边想着一边把小蟹从海草窝里拽了出来：“哭成这样？”

殷郊嘴唇哆嗦半天，终究熬不过去：“好疼。”

疼痛像是在骨头深处熬药，又苦又涩。姬发倏地想起殷郊年少的确有段时间睡不好，他身量高，长个的时候总是这儿痛那儿痛。如今一年长三年的份，可不得痛哭了吗？

姬发给自己披了件衣服，抱过殷郊一双腿捂在怀里，带茧的手从脚踝揉到膝盖，又从膝盖揉到脚踝。殷郊臊得脸通红，蹬踢要收回来，被姬发在足心轻轻一挠。殷郊又恼又想笑，泪痕在脸上亮晶晶的。“揉开会好一些。”姬发分出一只手擦掉他眼泪：“明天让人找点药来你敷。”

在殷郊相关的事情上，姬发总是能投入无穷无尽的谨慎和小心。他特意遣人回朝歌，寻找姜后身边的侍从女官，一轮又一轮筛选之后，留下一个。姜文焕被请到镐京，使者信誓旦旦说天子要事相商，结果姬发拽着他认人：“这冯氏自称是殷郊的乳母，我不敢确定，你来问她。”

他怎么会认识殷郊的乳母？姜文焕就差没当场翻脸，总算记得天子的脾气和老虎的胡须、烛龙的逆鳞一样摸不得，板着脸用东鲁方言问一些姑姑当年的旧事，比如爱穿什么颜色衣裳、常戴什么首饰、平常弹什么曲子。冯氏对答如流，姜文焕没问题问了，只好说：“大约就是她吧。”

“别大约啊。”姬发皱眉，“若是殷郊认作不是，到时候怎么解释呢？”

“谁叫你要骗他。”担子不挑，姜文焕乐得看天子笑话。

姬发眼刀一横，叫冯氏去换衣裳。尚衣司按照商时旧制赶工，不知道会不会叫殷郊看破。冯氏领命，正要走时见青年天子，一时怔愣。“愣着做什么？”内侍轻推她肩膀，“待会儿见了殿下不该说的别说。”

冯氏低下头。她记得十二旒后的那张脸。有一年秋天，她奉女主人之命给殿下送衣服，还没进营地，一个黑影匆匆跑出殿下的屋子。冯氏当时只觉诧异，因为随后推门进屋时，殿下还在睡中觉。

背影匆忙的少年郎如今是新朝的天子，她奶大的小殿下被锁在重重宫苑之内一无所知。冯氏被殷郊拉着手，那双与女主人相似的黝黑眼眸闪烁着溪水似的光芒。他一句句问他母亲，冯氏一句句答出天子准备好的故事。

殷郊的手凉得吓人。

入冬后，殷郊陷入长眠。最初只是懒起懒动，之后越往冷天越是嗜睡，到了年关左近，只有姬发抱他在怀里摇晃才勉强醒一会儿。姬发急得把医官骂了一遍又一遍，太公却叫医官

开点清心降火的汤剂。不是给殷郊，给天子。

说笑归说笑，笑完太公也当真心疼姬发眼下青黑。姬发太苦了，好不容易抓住了点甜头再要他放手，天道何忍？殷郊睡得无知无觉，浓黑的睫羽低垂着，脸侧的婴儿肥飞速消退，刀劈斧削般的深邃轮廓从原石中破开，撞在姬发心坎上。

“寒蝉深眠以待蜕变。”太公说，“你将他养得太娇，他长得太快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姬发置若罔闻，“我总觉还不够。”

“还不够。”

他握着殷郊的手，似乎只要一松手，他的殿下就会消失不见。冬去春来，殷郊终于醒了。睫羽轻颤像是一只柔软的蝴蝶：“亚父，我在哪儿呢？”

姬发挽起沉落一冬天的帷幔，曼妙的春光落在同样曼妙的一张脸上。姬发说：“你在西岐，大王派你向西岐讨岁贡，你却一落地就呼呼大睡。”

“是吗？”殷郊撑着脑袋坐起来，“我好像睡了很久，睡得浑身都痛。”姬发替他找来去年的衣裳，不出所料都短了。姬发只好递上自己的。

十四岁的殷郊穿二十五岁姬发的衣服稍嫌宽大，殷郊张开双臂让姬发为他系上腰带。“亚父好像不会老，”脖颈相错的时候，殷郊轻声说，“无论什么时候见到亚父，亚父总一个模样。”

“什么模样？”姬发手上用力，腰带就收得特别紧。殷郊吃痛有些恼怒地抢过衣服，别过身去自己穿。姬发还不依不饶地问：“什么模样啊？”

“像麦子那般模样！”殷郊提高了嗓门，憋不住先自己笑了，又转过头来。姬发看着他脸上的笑影慢慢下去，眉头蹙起。一阵不祥的预感掠上姬发心头：“怎么了？不高兴了？”

殷郊摇头：“以前不觉得，现在见亚父，倒是觉察出相像来了。”

“什么相像？”姬发明知故问。

“姬发呀。”殷郊靠近，手指摸上姬发的脸，像是火星一样烫：“就连脸上的痣都不错位置。可惜姬发没有和我一起来，要不然他也会惊讶的。”

殷郊手一顿，一层淡淡的迷茫浮上眼睛：“为什么姬发没有和我一起来？他总和我在一块的。”

姬发抓住殷郊的手，贴在自己的脸上：“因为他是西岐的质子啊。怎么能放质子回家呢？”他的语气里尽是控制不住的寒意，又怕冰到殷郊的手，所以笑起来：“别想那么多了，亚父很久没有听你弹琴了。”

殷郊说：“亚父，我也很久没有弹琴了。父亲说我的双手是用来拿剑的，抚弦的手保护不了任何人。”

拿弓拿剑也保护不了。这世道就是这个样子，姬发想起姬旦前几日和他说过的设想：建立新的制度，让子民的一言一行都有规矩可以参考，这样就不用刀剑了。

多么天真又多么残酷的想法，姬旦说这话的时候斟酌了很久的词句却没有看姬发的眼睛。

姬发最终说：“那亚父带你去看桑林吧，也许你……你祖父会喜欢它们豢养的蚕织出的绸缎。”

殷郊笑起来，他对亲近的人很是依恋。姬发想让这样的依恋停留得久一点，再久一点，最好久到姬发身后无边寂寥的漫长岁月。

“我就是那么地自私。”姬发和姜文焕说。姜文焕知道他就是这么随便念几句，所以他也只是随便听着。自从殷郊指出姬发和姬发之间相似点后，姬发单方面认定姜文焕也不适合出现在殷郊的面前。

不会老的一个就够了，两个太多。姬发是这么解释的。

姜文焕对此没什么意见。他没有受虐倾向，和殷郊在一起的每一刻钟都在提醒姜文焕：你此生最快乐的时光已经过去了，之后的每天都是那段阳光灿烂日子投射下的阴影。

再说了，反正他能从姬发口中拼出殷郊的近况。

大周的晚霞和大商的一样瑰丽，姜文焕走到种满梧桐和槐花的院落外，殷郊拿着一把制式剑挽了一个漂亮的剑花。

真锋利啊，姜文焕心里感慨，那隔空的一剑几乎要把他皮肉都划开，流出包裹在黑色痂疤下的脓血了。那块疤大概是父亲的脸，或者是鄂顺的脸，或者是姑姑的脸，或者是崇应彪的脸，或者是哪个倒在冲锋旗帜下战士的脸，许许多多脸交叠在一起，厚得像心脏上长了茧子。

姜文焕看见姬发为他鼓掌，纠正殷郊出剑的姿势，这时候他好像真的是殷郊的父亲。古怪的念头像是一窜过脊髓的闪电，他赶紧摇头，把殷寿的脸从脑海里甩出去。

他还有很多公务没处理，不应该继续逗留。姜文焕想着，一步一回头。殷郊年轻艳丽的面孔就留给夕阳下的周天子慢慢凌迟吧。

春天总要结束的。

雷声滚动，大雨勉强冲刷夏日的烦闷，殷郊大量的时间消耗在泉池。他的身体逐渐长成，颀长而强健。当他浮出水面，水珠从他的鼻梁滚落，谁能分得出他和鲛人的区别。

姬发看殷郊在水里玩得开心，自己却是不敢下的。大大小小的伤痕让他受不得水冷湿气，至多看着殷郊拖着垂腰长发从水里起身，再感慨一句与水交融大概是东鲁的血脉分给他的灵性。

姬发怎么都没想过内侍脚步惶急来报殿下溺水。姬发起身太急，血液直冲阳穴，站立不稳险些晕过去。散宜生抢上前支撑住天子，申斥内侍：“好好说！”

内侍吓得跪倒直叩头。午后闷热，殷郊照例泉池纳凉，扎下去却一直没有上来。宫人察觉不对急忙去救，殿下呛了不少水，只是昏迷。

姬发听完最后四个字总算能喘得上气了。他走了几步，只觉得头昏脑涨，弯腰一阵猛咳嗽。缓和片刻，他推开散宜生，大步朝外走去。散宜生叫宫人持灯照一照地下，竟是一滩近黑的稠血。

殿内飘散浓重艾草的味道，医官替殷郊催吐无法，只弄得人脸色更加苍白。他合眼躺着，就像是被推倒的神像。姬发坐在床边，看着殷郊美丽鲜妍到诡谲的脸庞，恼怒和悲愤涌上心头。鬼使神差，他掐住殷郊的咽喉缓缓用力。

眼泪落下烫伤手背。

殷郊突然猛烈咳嗽，大口大口喘息，姬发甫一松手，殷郊便扭过身体支在床边吐得昏天黑地。姬发抚他背心，只觉皮肤骨骼下，心脏跳得硌手。

“亚父……我这是在哪儿啊？”殷郊湿淋淋抬起头，脆弱得像是一只折翼的鸟，他的眼睛里分明还有眼泪。姬发见过这滴泪，苏全孝死的时候将划过他的脸庞。

姬发吻过他的额头：“你在西岐。主帅出征冀州，你为先锋，路过西岐时不小心落水，被人救了起来。”

“亚父救我。”殷郊手指虚虚搭在姬发的胳膊上，不知道是在感谢还是求救。

姬发掰开他的手指塞进被子里，残忍地松开手：“再睡一会儿吧，殷郊。”

殷郊挣扎着不肯睡去，但是无法抵挡来自灵魂深处缺损的困意。姬发好奇，是否殷郊的本能也在抗拒诸多回忆中最为残忍的章节。

一想到此，姬发浑身的伤口都隐隐作痛。

殷郊似乎在和睡眠做斗争，他总是精疲力尽地醒来又筋疲力尽地睡去，偶尔几次夜里提着剑在空旷的庭院里乱晃。姬发身体不好，姜文焕没法子，只好守在殿外，免得一下没看住表哥又把自己搞丢了。

有些人大概天生比较倒霉，同一种痛苦得经历两遭，说的是殷郊。
还有些人天生喜欢自讨苦吃，本不用经历两回的痛苦非要撞第二回，说的就是姬发。

姜文焕送殷郊回屋，姬发咳嗽着起身接过他狼狈的情人，殷郊的瞳孔都在颤抖。他想起什么了？想起被扔掉的封神榜？想起惨死酒池的母亲？想起掏心而亡的叔祖？想起悖乱纲常的殷寿？想起老迈而忠诚的太师闻仲？想起交战铁蹄下无辜受难的百姓？想起深陷红砂阵的爱人？想起燃烧的鹿台？想起崩毁的殷商？

绝望啊，绝望，令大火蔓延到玄鸟的胸膛。

姬发抱住殷郊，抱住他的爱人，像抱住了这个天下。

殷郊抬头向姬发讨要一个吻。他解开自己的衣服，向姬发索求火焰滚烫的温暖。姬发握住他，仔细照料他，就好像他是为了这般使命而生的。殷郊攀着姬发，小腹紧绷，脸埋在他的颈侧。

姬发抚摸他的身体如祭神一样庄重，欲望和疼痛是主宰此刻的神灵。殷郊蹬踢身下的床单，脚趾蜷缩又放开。他的嗓子好干，发不出一个音节。但是他的眼睛湿漉漉的，他的身体也湿漉漉的，神情又像哭又像笑，癫狂得吓人也美丽得吓人。

为什么亚父长得像姬发？姬发长得像亚父？

姬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只是虔诚地扣住殷郊的手。再疯狂的神也有他至死不渝的信徒。

这一年的冬天来得格外的早。

殷郊穿着厚厚的乌豹大氅，看落雪积深两尺，掩盖一切踪迹。但他的意识还未完全清醒，过去两年多的时光与更早的十八年混杂在一起，理不清楚。

“外面冷。”姬发的声音永远有着炭火的温暖却比炭火更加稳定，为了劝说殷郊，一贯要强的人故意咳嗽，“进来好吗？”

姬发旧伤发作得厉害，殷郊恢复大半记忆之后他终于不藏着掖着，终于学会用姿态柔弱的那一面挣得爱人垂目怜惜。殷郊解开大氅，屋内地龙烧得再旺单一件寝衣也还是冷。姬发是时候揭开被子一角，迎爱人入怀。

“姬发，我们在哪儿？”

“.....我们在.....”姬发想给他那个隐瞒了许久的答案，但一阵自肺腑而上的痒痛打断了他。姬发强自忍耐，低头亲吻殷郊花瓣似的、春天似的嘴唇，用爱的蜜糖抵御血腥的苦涩。

殷郊枕着姬发的胸膛，望着那双横贯他半生的琥珀色眼睛，祈求道：“西岐是吗？告诉我，我们在西岐。”

姬发拢着他此生唯一的神灵，献上他最诚挚的谎言：“是的，我们在西岐。我带你回到这里。”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